



故乡夏夜，蛙鸣是绕不开的夜曲，而母亲的身影，总在蛙鸣里愈发清晰。暮色刚合，暑气未消，西天最后一抹橘红还恋着山尖，蛙群便已在池塘、田埂边按捺不住地“鼓噪”起来，似要把积攒了一整天的活力，全倾泻进这漫漫长夜。空气里还飘着白日晒过的泥土味道，混着稻禾的青涩，与蛙鸣缠在一起，酿出独属故乡夏夜的味道。

儿时，我总爱搬着竹椅，到院角那棵老柿子树下听蛙鸣。母亲会放下手中针线，那针线筐里还躺着未绣完的枕套，绣着半朵荷花，针脚细密。而后她摇着蒲扇，扇面上的牡丹在昏暗中若隐若现，讲起“蛙儿守田，

保稻丰年”的故事。她的声音轻轻的，和着蛙鸣，像月光漫过水面，温柔地漫过我的耳畔。

蛙鸣起时，先是零星几声，像谁用指尖轻叩瓦罐，“呱”一声，又停了，隔几秒，另一处再应一声，带着几分试探。“呱呱”“咕咕”，蛙鸣高高低低，层层叠叠，把夜色织成张会响的网。塘里荷叶上的蛙嗓门最亮，胸腔鼓得老高，像是领唱的将军，昂首挺胸地指挥着田埂边“士兵”应和，连远处溪沟里的小蛙也挤着声儿，细弱却执着，要挤进这热闹。母亲就着蛙鸣教我认星，哪颗是牛郎，哪颗是织女，说他们隔着银河，就像塘里的蛙和溪沟的蛙，虽隔得远，叫声却能凑到一块儿。蛙声成了星空下最生动的背景音，偶尔有流星划过，拖着银亮的尾，母亲会笑着说：“是蛙儿的歌声，把星星都引来听啦。”我便拍着手，看流星坠入蛙鸣里，恍惚觉得整个夏夜都在和我们嬉戏，连老柿子树的叶子也跟着笑。

想捉蛙时，我和伙伴们备上竹篓、手电。竹篓是父亲编的，竹篾间

盛夏蛙鸣

黄孔曜

还留着淡淡的竹香，手电是装两节大电池的那种，开关一按，光柱能射得老远。母亲在廊下望着，廊檐下的马灯亮着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忽长忽短。她叮嘱：“别捧着，别伤着蛙。”声音被蛙鸣托着，传到田埂边。手电光束扫过，便能瞅见塘边鼓着腮帮子的“主唱”，绿莹莹的背在光下泛着光，可刚要伸手，蛙“扑通”跳进水里，只剩一圈圈涟漪和手电光里晃荡的水草，水草上还挂着水珠，亮晶晶的。偶尔逮着只蛙，就装在篓里，它“咕咕”抗议，小爪子在竹篓里扒拉着。母亲便笑着接过篓，指尖划过竹篾说：“蛙儿想回家啦，它的家人还在等它唱歌呢。”最后，我总在母亲啧啧里，看蛙重新融入蛙鸣大合唱，它一入水，便立刻“呱呱”两声，像是在跟同伴报平安。

有一回，暴雨突至，天空转眼就被乌云压得低低的，蛙鸣被雨点击碎，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。我慌得要往屋里跑，脚下的泥地已经开始发滑。母亲却拉我蹲下，她的手刚从水里捞过衣服，带着湿漉漉的凉意，说：“听听雨里的蛙鸣。”雨砸在荷叶上，



况味

“噼里啦啦”像无数个小鼓在敲，蛙声反倒更脆了，“呱呱”“咕咕”一声比一声响亮，像在和雨较劲，谁也不肯认输。母亲的裤脚浸了水，紧紧贴在脚踝上，凉风吹过，她打了个轻颤，却仍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别怕，蛙儿都没跑，它们在给雨伴奏呢，咱也听听雨的故事。”那夜，雨幕里的蛙鸣，成了我心里最勇敢的歌，母亲的体温，是最暖的依靠，比身上那件被雨打湿一半的小褂子暖得多。

后来，我上了学，白天要去学堂，晚上便少有时间再去柿子树下听蛙鸣。我写字的笔尖在纸上划过，“沙沙”声和着窗外的蛙鸣，倒也成了一种别样的和谐。她会坐在旁边，借着灯光缝补我的衣服，针穿过布面的“刺啦”声，也融进了蛙鸣里。有时，我写着写着睡着了，醒来时身上盖着母亲的薄毯，桌上的绿豆汤还温着，窗外的蛙鸣依旧热闹，像在为我唱摇篮曲。

如今，城市灯火亮堂，高楼一栋接着一栋，把天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，蛙鸣成了记忆里的潮声，偶尔在梦里响起，却总隔着一层模糊的纱。但午夜梦回，那些“呱呱”声，仍会漫过岁月，把故乡的夏夜，鲜活地铺在眼前——老柿子树影摇晃，树影里有我和伙伴们追逐的身影；母亲蒲扇轻拍，扇面上的牡丹好像还在动；蛙鸣裹着稻香，漫过田埂，田埂上还有我和母亲踩过的脚印；漫过童年，童年里有绿豆汤的甜、有母亲的笑；漫进永远温热的乡愁里。

外婆的夏味

许健辉

一到七月，听着那蝉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，我就开始走神。脑袋里全是外婆家的老院子，特别是那张竹床，躺上去翻身都“咯吱咯吱”响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声音就跟刻在DNA里似的。青石板被晒得能煎鸡蛋，可竹床缝里藏着的竹香，混着夜来香，闻着就像小时候偷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糖，每次想起来都甜得心痒痒。

要说外婆家夏天最绝的，还得是井水里的冰西瓜。那口老井在院子的角落里蹲了几十年，井绳摸起来滑溜溜的，有一股青苔味。外婆把西瓜往木桶里一扔，“咚”一声就沉下去了。我那时候可积极了，搬个小板凳一坐就是大半天，就盯着水面上那青皮蛋似的西瓜晃啊晃的，跟月亮掉进井里似的。非得等到日头把晾衣绳的影子晒得歪七扭八，外婆拉着井绳把西瓜捞上来，刀刚碰上瓜皮，咔嚓一声，那股冰丝丝的甜香，直往鼻子里钻。外婆每次都把最红、最沙的瓜心挖给我，自己啃着白兮兮的瓜皮，还念叨：“我这老掉牙的，就好这口脆的。”

夏天晌午头，外婆家灶台一冒烟，整条巷子的小孩都得馋哭。她总戴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头巾，捣鼓绿豆糕跟变魔术似的。把磨好的绿豆揉进糯米粉里，不知道从哪掏出一罐蜂蜜，往蒸笼里一放。等掀开盖子，白雾裹着甜香，直接往人脸上扑。我踮着脚扒拉灶台，外婆就拿筷子头沾点蜂蜜，往我嘴里一戳：“小馋猫，先解解馋！”提着竹篮去老榕树下，隔壁王阿婆直夸外婆手巧。我嚼着裹满

蜂蜜的糕点，看外婆眯着眼给老邻居们分，皱纹里都透着甜。

还有外婆熬的酸梅汤，现在想起来都直咽口水。她总说超市卖的酸梅粉都是“科技与狠活”，非得自己做。三伏天热得人喘不过气，她戴着老花镜，把乌梅、山楂、洛神花洗了一遍又一遍。砂锅“咕嘟咕嘟”冒泡的时候，我就蹲在灶台边偷吃冰糖，外婆拿勺子轻轻敲我手背：“小老鼠又来偷油吃啦！”熬好的酸梅汤装在粗陶瓮里，埋在井边阴凉儿地。傍晚挖出来，琥珀色的汤汁里飘着冰块，一口下去酸得直齙牙，可那回甘能在嘴里留老半天。外婆捧着搪瓷缸，看我喝得鼻尖冒汗，笑得跟村口开得最艳的石榴花似的。

夏天晚上，那张竹床就是我的快乐星球。葡萄架在月光下影影绰绰的，我枕着外婆的膝盖数星星，数着数着就数到牛郎织女的故事里去了。外婆摇着蒲扇，把蚊子赶得远远的，讲到关键地方，突然就不说话了，我急得直拽她的衣角，她才慢悠悠接着讲。夜来香的味道混着外婆身上的皂角香，那时候就想着，要是日子能永远停在这一刻该多好。

后来，我去城里上学，超市冰柜里的西瓜再甜，总觉得少了井水冰过的那股清凉劲儿；网红店里的糕点再精致，也吃不出外婆绿豆糕的烟火气。再回外婆家，老井填了，葡萄架倒了，竹床也不知道哪去了，连墙角的夜来香都枯了。可每到夏天，听见卖酸梅汤的吆喝声，看见老街坊摇着



蒲扇唠嗑，那些回忆“唰”一下全涌上来了——外婆戴着蓝头巾在灶台忙碌忙后的背影，竹床摇晃时的“吱呀”声，还有她往我嘴里塞冰糖时，指尖带着的面粉香。

外婆的夏味，哪是西瓜、绿豆糕、

酸梅汤这么简单？那是藏在岁月里，怎么都化不开的爱。这份爱就像老井里的水，一直清清凉凉地淌在心里。现在每次想起外婆的夏天，连蝉鸣听起来都没那么烦人了，反而带着股说不出的温柔。

锄头

曾剑青

性，如同他待人接物，总是先摸透对方心思。

村中老人说，锄头的手上有眼睛。黄土在他锄下，听话得像绵羊；清泉在他手下，温顺得像闺女。这手上的眼睛，其实是长在心里的。

学校来了一帮城里孩子学农事，拿锄头的姿势千奇百怪，活像一群提笔的书生在耍大刀。老农们教得口干舌燥，孩子们仍不得要领。锄头蹲在田埂上看了半晌，忽然拍腿大笑。

“一握、二跨、三拐、四落锄！”他编出口诀，示范起来。一握，双手稳稳握住锄柄；二跨，右脚向前跨出一步；三拐，腰身顺势扭转；四落锄，锄头精准地落入土中。孩子们跟着念，跟着做，不一会儿，田间便响起整齐的“一握、二跨、三拐、四落锄”，伴着锄头入土的闷响，竟有了几分韵律。

他谈起孩子时，脸上的皱纹便舒展开来，说是孩子自己争气。村人却道，这是锄头的家风使然。家风这东西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如锄头翻起的泥土气息，浸透了两个少年的衣衫。铁锄入土三分，家风入骨七分。

锄头善治水。两户农家为一条水沟争执不下，几乎拳脚相向。锄头来了，不言不语，沿着沟渠向上游走去。他的眼睛比测量仪还准，手脚比挖土机还利索。不过半日功夫，便改了水道源头。水流改了道，人心也改了向。两家和好如初，争着要请锄头喝酒。

他喝酒时也像锄地，一仰脖便是一盅，干脆利落。酒过三巡，有人问他治水的诀窍。锄头抹了抹嘴，说：“水如人，要找对路。”这话听着平常，细想却深。他治水不靠蛮力，而是顺着水



故事会

锄头本名叫锄头，只因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在田间劳作，对锄头这农具爱惜得紧，整日不离手，锄地的动作娴熟又利落，村里人打趣说他就跟那锄头成了精似的，久而久之，便都唤他“锄头”，这名字也就这么叫开了。

锄头是铁打的，锄头也是肉长的。铁打的锄头，木柄被磨得发亮，刀口闪着冷光；肉长的锄头，筋骨如铁铸，脊背弯成犁弓。这肉长的锄头，便是村中那个被唤作锄头的汉子。

天未明时，他已踩着露水下地。那柄铁锄在他手中翻飞，黄土便如浪花般层层分开。村人问他何以如此拼命，他只笑笑，不作声。后来，人们才知晓，他家中有两个读书郎，一个在上大学，一个在县里最好的中学。锄头只凭一双手、一锄头，硬是刨出了两个读书人的前程。



蔡氏古民居行记

王任平

夏日，阳光如熔金般泼洒在闽南大地上。官桥镇漳里村口，几株百年荔枝树垂下沉甸甸的果实，殷红的果壳在绿叶间闪烁如星，仿佛在为那一片红砖古厝点燃引路的灯笼。转过林荫道，眼前豁然展开一片赤瓦的海洋——蔡氏古民居建筑群，静卧在蓝天下，十六座宅邸如停泊百年的红船，在时光之海中岿然不动。

踏入石埕的瞬间，便走进了清代闽南建筑的活态画卷。三公顷的天地间，东西二百余米长的建筑阵列铺展如展开的史册。每座宅第皆为二进或三进五开间的格局，穿斗式木构架托起硬山式屋顶，两端燕尾脊高翘入云，宛如群燕展翅欲飞，在蓝天上裁出灵动的剪影。石埕如棋盘般纵横相连，宽逾十米的石板地泛着青灰光泽，百年前凿石的叮当声仿佛仍在石缝间回荡——传说这“琵琶穴”风水宝地，正是因凿石声不绝而财源广进。

穿行于山墙夹峙的两米宽防火通道，指尖拂过红砖墙面。闽南特有的“出砖入石”工艺在阳光下展露奇观，条石如银链镶嵌在红砖墙体间，砖石错落处，浮雕刻着三英战吕布的英姿、孔明空城计的从容。世佑厝门廊上，龙首鱼尾的“吻兽”居于屋脊，目光炯炯似在洞察天象，守护着百年的安宁。德禄厝的辉绿岩柱上，印度佛教风格的连珠叶纹缠绕蔓延，无声诉说着南洋海风带来的异域情调。

醉经堂前，一方小花圃里三角梅开得正艳。门楣上“吟风”“弄月”的题字已被岁月磨淡，昔年文人墨客在此品茗论诗的场景却恍如在眼前。推开虚掩的格扇门，厅堂隔窗上小木条拼成的篆字“华堂甲第”“兰桂齐芳”依旧清晰，木雕蝙蝠翩然欲飞，衔着“福”字掠过梁枋。一缕阳光穿过窗棂的镂空雕花，在地面投下灵禽瑞兽的光影，仿佛那些凝固在木石间的生命又苏醒了片刻。

行至蔡浅自居的宅院，但见门匾“莆阳世胄”四字庄重端方。庭院深深，南侧“倒屋”低矮的轮廓引人注目：佣仆居所的地基不得高于正房，屋脊不能超过主宅大门，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建筑尺度中凝固成具象的符号。然而，最动人的是，正厅梁枋间悬挂的台湾进士蔡寿星墨迹：“读书非精不欲博，用心非纯不欲纷”——闽台文脉在此交融，海上丝路的文化回响穿透百年风云。

暮色渐合时，登高俯瞰。整片建筑群形如琵琶的轮廓在夕阳中愈发清晰：西窄东宽的格局是琴身，石埕缝隙如琴弦。九天仙女遗落的这把琵琶，经蔡氏父子四十六载精心雕琢，终成闽南建筑大观园。晚风拂过荔枝林，沙沙声应和着燕尾脊的飞动之势，整座古厝群似要乘着红云归去，回到那个帆影幢幢的南洋商贾时代。

离园时回望，余晖为红砖镀上金边。这占地一万多平方米、容四百间房舍的巨构，不仅是穿斗木梁与雕饰艺术的巅峰之作，更是一部用砖石写就的家族史诗。当最后一缕天光隐没在燕尾脊后，我忽然懂得：所谓永恒，不过是匠人将生命刻入石头的深度，是游子跨越重洋也要把乡愁砌成家园的执念。



于时光的罅隙里邂逅灵韵

（组诗）

董艺玲

书中寻韵

于岁月的回廊中徜徉
灵韵隐匿于时光的罅隙里
在墨香四溢的古籍里探寻
陆羽的《茶经》如熠熠星辰闪耀光芒
似在引领我踏入茶韵悠悠的殿堂

茶山行吟

漫步于碧玉装扮的茶山
茶香氤氲沁心鼻
嫩芽袅袅似在窃窃私语
悄悄说着生长的秘密
那浓淡相宜的绿宛如一帧画卷

采茶姑娘们背着茶篓
银铃般的欢笑声摇碎山野的寂静
勤快的双手如翩翩彩蝶
灵巧地在茶树间穿梭
“三叶一心”的暗语被晨曦破译
一排排茶树好像五线谱
那柔美的身姿便是一个个音符
好似在吟唱茶叶丰收的乐章

山间灵韵

采摘来的茶叶
在制茶匠人精心雕琢的工序中淬炼
每一片蜷缩的茶叶都历经风风雨雨
每一缕茶香皆蕴藏着山间灵韵
安溪香茗焕发着馥郁的芬芳